

巴西神片《巴克劳》

文 / 胡续冬

2019年5月，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上，进入主竞赛单元的巴西电影《巴克劳》最终斩获了评审团奖，这也是巴西电影继1962年安塞尔莫·杜阿尔特执导的《诺言》之后，时隔多年再次获得戛纳评审团奖。按照一般规律，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的电影都属于比较小众的艺术电影，很难同时收获丰厚的国内票房。但是《巴克劳》属于少数的例外之一，8月底在巴西国内公映的第一个星期，就获得了50万人次观影的不俗成绩，目前看巴西国内截止到12月中旬的年度票房纪录，10部最高票房收入的电影里只有一部巴西本国电影，就是《巴克劳》。

《巴克劳》（Bacurau）其实按照音译规则，应该被译为《巴库劳》，是21世纪以来巴西最活跃的东北电影人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伯南布哥州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和他的老搭档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联合执导的。小克莱伯·门多萨的前两部电影《舍间声响》《水瓶座》我都看过，都不是票房爆款的路数，这部《巴克劳》为什么既能在国际电影节上叫好，又能在国内叫座，我感到非常

奇。直到前几天有机会看了《巴克劳》，终于理解它为什么能做到专业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了。

《巴克劳》虚构了一个设定在“数年之后的将来”发生的故事，一个离乡多年的女医生带着族人急需的一批医疗物资搭了一辆运水的卡车返回巴西东北部腹地深处的一个名叫巴克劳的村庄。巴克劳本来不缺水，但是时任市长兴修的水电站截断巴克劳的水源，使得巴克劳只能依赖卡车运水进来。进村后，女医生参加了她的老祖母、巴克劳村刚刚去世的高龄女领袖的葬礼，而卡

车司机发现，卡车上的水箱上有几个弹孔，水箱里的淡水已经漏完了，村子里的手机信号莫名消失，整个村子离奇地从地图上被抹去。村子边缘的农场里，有一家人神秘地死亡，两个操着巴西东南部口音的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意外地进入了巴克劳而后离去。骑行客的视点把故事带入了核心部分：原来，两个来自巴西东南部发达地区的骑行客受雇于一伙美国杀人游戏玩家前来巴克劳探路，那伙美国人致力于猎杀活人以获取游戏中的积分，配备各种先进的设备。在美国团伙正式前往巴克劳屠村的时候，巴克劳村民们团结起来，甚至连从村中出走的匪帮也回来保卫巴克劳。村民们齐心协力，把美国团伙的屠村行动变成了对美国团伙的围猎。在即将杀完全部入侵者之际，村民们极其厌恶的市长突然赶来，村民们最后得知正是市长把巴克劳卖给了美国团伙，掐断了巴克劳的通讯信号、抹除了巴克劳在定位系统上的存在，以方便美国团伙屠村。愤怒的村民们把市长一并干掉了。

对于专业的电影观众来说，《巴克劳》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成功地以各种类型片高度融合的方式达到了反类





型片的目的。这部影片是典型的好莱坞西部片和巴西电影工业里比较传统的东北腹地类型片的融合，是以关注穷乡僻壤的社会状况为己任的现实主义电影与以讽喻未来为能事的低科技反乌托邦电影的融合，一方面带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巴西新浪潮”电影主将克劳贝尔·罗夏欣快的政治批判激情，另一方面，在处理暴力场面的时候又极富昆汀·塔伦蒂诺的血浆B级片效果。它既有对不少近些年全球影视作品的呼应梗（比如整部影片就像是美剧《西部世界》的现实逆转版），又有对世界电影史经典的密集致敬，比如片子里多处画面致敬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典恐怖片大师约翰·卡朋特，电影中村子里小学的名字直接就是约翰·卡朋特英语全名的葡萄牙语转写。

而对巴西的普通电影观众，或者任何一个普通巴西人来说，这部看上去十分荒诞的电影所包含的丰富的现实指涉乃至激烈的现实批判都会让他们激动不已。这部电影在拍摄时，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极右翼总统博索纳罗尚未就职，但他极高的呼声已引起了知识界的高度警惕，所以这部诞生于博索纳罗

就职前的电影，以惊人的政治预感捕捉到了博索纳罗就职后巴西的政治语境。观众们普遍认为，资源匮乏、供给切断、孤立无援、时刻都处在暴力威胁下的巴克劳是巴西社会现状的象征，德高望重的女领袖的去世隐喻了对贫困腹地极为友好的左翼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突然被弹劾下台，漠视村民生存甚至将他们出卖给外国势力的反派市长则隐喻了接替罗塞夫的右翼政客，包括拍摄时正准备接手巴西的博索纳罗。那些试图猎杀村民以获取游戏积分的美国人则赤裸裸地明喻了美国对它的拉丁美洲“后院”的真实态度，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是，这帮说美式英语的猎杀者都携带了语音自动翻译工具，然而这款工具对应的葡萄牙语却不是巴西葡萄牙语，而是与之差别不小的葡萄牙式葡语，这说明就算是来劫掠，他们也没有对巴西做哪

怕一点点基本的功课。巴西国内的区域差异也成了片中的一个梗，就是那两个替美国人探路的，被设定为来自巴西最富裕的东南沿海，他们假装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潜入村里的时候，热情的村民邀请他们俩去看浓缩了巴克劳苦难与反抗历史的当地小博物馆，影片特意强调了那俩对此不屑一顾。而在回到猎杀者大本营时，两个“巴奸”跟其他美国猎手强调自己也是“正统的白人”，招到了美国人的一致嘲笑，后者坚持认为他俩只是“拉丁裔”而已，无法在分享“白人”身份的时候跟他们平起平坐。事实上，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大选里，正是富裕的东南沿海成了“巴西特朗普”的最大票仓。虽然整部影片都是对巴西现状的暗黑讽喻，但是结局还是充满力量的：只要团结起来，一切依然可以改变。■